

藏園羣書校勘跋識錄

上

傅增湘撰
王菡整理

書目題跋叢書

中華書局

013037645

G256.4

09

V1

書目題跋叢書

藏園羣書校勘跋識錄

上

傅增湘撰
王菡整理

中華書局



Grs 6.4

09

V1



北航

C1645871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藏園羣書校勘跋識錄/傅增湘撰;王菡整理. —北京:
中華書局, 2012. 12

(書目題跋叢書)

ISBN 978 - 7 - 101 - 08268 - 5

I. 藏… II. ①傅…②王… III. 題跋 - 中國 - 當代 - 選集 IV. I26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213163 號

書 名 藏園羣書校勘跋識錄

撰 者 傅增湘

整 理 者 王 菡

叢 書 名 書目題跋叢書

責任編輯 李肇翔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版 次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張 28 $\frac{7}{8}$ 插頁 7 字數 450 千字

印 數 1 - 30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 - 7 - 101 - 08268 - 5

定 價 88.00 元



藏園石齋(書房)中書案前坐像 1941年70歲



藏園霜紅亭前與友人合影 1936年65歲

皇朝文鑑采南豐詩文凡四十二首茲以宋刊本
校此刻略有改正難微二首此本不載顧刻補遺
有之亦改訂數字陰雨竟日夕頭痛神昏甚中園
勘此以自遺 沈林記

早起偕徐厚登游香山歷見心齋芙蓉屏玉華山莊
如清別墅諸勝松板銀雪柏堂鏤冰昇騰絕頂朝
如玉山上行羣峰如耀極銀海浩渺之觀題名於閣
風亭以志鴻介時十一月望日臣冬至也

野未日而布夕偶去弄筆遂畢此卷仍以明鈔
本對勘 藏園手記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上

奏捷 講好

賀講和表

岳少保

臣伏惟敬書節文全人許割河南地歸本朝者觀時
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
艱難之久始從和好之宜肅渾誕敷與情齊悅中賀
竊以漢景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盟墨未乾
歟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遽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
情而犬羊無義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變
安而解倒懸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
伏惟 皇帝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校勘識語

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閣、人皆驚駭、豈臣愚識
獨用不安、殿下必須上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
本望、不可輕微惡而不避、無容畧小善而不爲
理、敦杜漸之方、須有防萌之術、屏絕不肖、狎近
賢良、如此則善道日隆、德音自遠、承乾大怒、遣
刺客張師政、紇于承基、就舍殺之、志寧是時、丁
母憂、起復爲詹事、二人潛入其第、正見寢處、苦
慮、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太宗知其事、深勉勞
之

七月初六日校畢訂正六十八字

八月十六日校畢訂正六十八字



藏書印

《書目題跋叢書》出版說明

書目題跋，是讀書的門徑，治學的津梁。

早在漢成帝時，劉向奉詔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成，“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漢書·藝文志》），並把各篇書錄編輯在一起，取名《別錄》。這裏所謂的“條其篇目”，就是在廣泛搜集傳本、考證異同的基礎上，確定所錄各書的篇目、次序；所謂的“撮其指意”，就是撰寫各書的書錄。劉向所撰書錄，在內容上應該包括：書名篇目、文本鑒別、文字校勘、著者生平、著述原委、圖書主旨及學術評價等，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書目題跋或提要之濫觴。劉向死後，其子劉歆又在《別錄》的基礎上，“撮其指要，著為《七略》”，對後世書目題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此後，隨着圖書事業的日益繁榮，官私藏書的日趨豐富，圖書目錄的著錄形式也變得多種多樣。在官修目錄、史志目錄之外，各種類型的私家目錄解題也大量涌現。

南朝劉宋時，王儉依劉向《別錄》、劉歆《七略》之體，撰成《七志》。《七志》雖無解題或提要，却在每一書名之下，為撰著者作一小傳，豐富了圖書目錄的內容，開創了書目而有作者小傳的先河。梁阮孝緒的《七錄》則增撰了解題，繼承了劉向《別錄》的傳統，是私家解題的創新之作。唐代的毋煥撰有《古今書錄》，其自序云“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可知，《古今書錄》也應該是書目解題一類的著作。

到宋代，官修《崇文總目》，不僅每類有小序，每書都有論說，而且在史部專列目錄一類。這不僅說明圖書目錄的高度發展，而且說明當時對書目題跋的重視，此後的許多官私書目也大都有書

目解題或題跋。尤袤的《遂初堂書目》，羅列版刻，兼載版本，為自來書目之創格。而流傳至今、最為著名的是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晁公武曾接受井度（字憲孟）的大批贈書，加上自己的收藏，“躬自校讎，疏其大略”，撰成《郡齋讀書志》，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私家書目解題或稱書目題跋；稍後的陳振孫（號直齋）利用自己傳錄、積累的大量書籍，仿照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體例，撰為《直齋書錄解題》，並首次以“書錄解題”名其書。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是書目解題的傑作，號稱為宋代私家圖書目錄的“雙璧”。《四庫全書總目》評價《書錄解題》說：“古書之不傳於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傳於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偽，核其異同。亦考證之所必資，不可廢也。”（卷八五）

到了明代，隨着藏書、刻書事業的發展，私家題跋也日見增多，如徐燊的《紅雨樓題跋》、毛晉的《隱湖題跋》，都是當時的名作；又如高儒（自號百川子），所撰《百川書志》，也部分撰有簡明提要。

入清以後，由於文禁森嚴，許多文人學者埋頭讀書，研究學問，私人藏書盛況空前，私家解題的撰述也豐富多彩。明末清初，錢曾的《讀書敏求記》，專門收錄所藏圖書中的宋、元精刻，記述其授受源流，考訂其繕刻異同及優劣，開啟了以後編輯善本書目的端緒。稍後，黃丕烈的《百宋一廬書錄》和《藏書題識》，注重辨別刊刻年代，考訂刊刻粗精，成為獨闢蹊徑的鑒賞派目錄學著作。瞿鏞的《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每書必載其行款，陳其異同；楊紹和的《楹書隅錄》在考核同異，檢校得失的同時，又詳錄前人序跋，間附己意。周中孚號鄭堂，其《鄭堂讀書記》仿《四庫全書總目》的體例，著錄圖書四千餘種，被譽為《四庫提要》的“續編”。至於藏書家張金吾所撰《愛日精廬藏書志》，把“宋、元舊槧及鈔帙之有關實學而世鮮傳本者”，逐一著明版式，鈔錄序跋，對《四庫全書》不曾收入

的圖書，則“略附解題”。陸心源仿照張氏的成規，撰成《皕宋樓藏書志》，專門收錄元代以前所撰序跋，“於明初人之罕見者”，亦“間錄一二”，陸氏“間有考識，則加‘案’字以別之”。上述諸書，既著錄了眾多古籍善本，又保存了前人所撰大量序跋，其中，間有著錄原書或本人文集不見記載的資料，不僅查閱方便，而且史料價值很高。丁丙的《善本書室藏書志》，既著錄明人著作，又留意鄉邦文獻，鑒賞、考證兼而有之。沈德壽的《抱經樓藏書志》則仿張、陸二氏而作，收錄範圍延至清代。繆荃孫的《藝風藏書記》、耿文光的《萬卷精華樓藏書記》也都各有所長。所有這些，都可歸之為藏書家自撰的書目題跋。

此外，有些藏書家和學者，不是為編撰書目而是從學術研究入手，邊收集圖書，邊閱讀、研究，遇有讀書心得和見解，隨得隨記，這便是類似讀書札記的書目題跋。清人朱緒曾性嗜讀書，邊讀邊記，日積月累，被整理成《開有益齋讀書志》，其內容皆與徵文考獻有關，被稱為“方駕晁、陳，殆有過之”。除了藏書家自撰或倩人代撰書目題跋之外，有些學者或藏書家在代人鑒定或借觀他人藏書時，也往往撰有觀書記錄或經眼錄，有的偏重於記錄版本特徵，有的鑒定版本時代，有的則兼及圖書內容、作者行實，這些文字，也可以歸於書目題跋之內。

總之，書目題跋由來久遠，傳承有緒。書目題跋，既可以說它是伴隨圖書目錄而產生，又可以說它是圖書目錄的一個流派。有書目不一定都有題跋，有題跋也不一定有相同的體例、相同的內容。書目題跋既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又是一種相對靈活的著錄形式。不同的撰者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學問專長、不同的價值取向，因此，所撰題跋又各有側重、各有特色，各有其參考價值。與普通圖書目錄相比，書目題跋具有更廣的內容、更多的信息、更高

的參考價值，對讀者閱讀、研究古籍，也更能發揮其引導作用。一部好的書目題跋，不啻為一部好的學術著作。而且，近人自撰或編輯他人題識、札記，也往往以“題跋”名書，如陸心源所撰《儀顧堂題跋》、《儀顧堂續跋》，潘祖蔭、繆荃孫等人所編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吳壽暘所編其父吳騫所撰《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今人潘景鄭先生所編錢謙益所撰《絳雲樓題跋》，可見，“書目題跋”之稱，已被學者廣泛採用。

有鑒於此，我局於1990年出版了《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十輯，2006年又在該叢刊的基礎上，增編為《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十九冊，雖說還不夠完善，但已為讀者提供了重要而有價值的參考資料。由於上述叢刊所收書目題跋僅至清代為止，晚清以來的許多重要書目題跋尚付闕如，而已經收入叢刊的，也有個別遺漏，加之成套影印，卷帙較大，不便於一般讀者參考，於是決定編輯出版這套《書目題跋叢書》。

這套《書目題跋叢書》與上述叢刊不同，以收集晚清以來重要、實用而又稀見的，尤其是不曾刊行的書目題跋為主，同時適當兼收晚清以前重要題跋專書的整理本或名家增訂本、批注本；以提要式書目和題跋專著為主，同時適當兼收重要學者和著名藏書家所撰題跋的輯錄本；以圖書題跋為主，同時適當兼收書畫題跋及金石、碑傳題跋。在出版方式上，不採用影印形式，而是按照古籍整理的規範，標點排印，以方便廣大的文史研究者、工作者、愛好者，尤其是年輕的讀者閱讀和使用。

我們希望，這套叢書的出版，能夠得到國內外學者的支持和協助，並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中華書局編輯部

2011年10月

整理說明

作為著名藏書家，傅增湘先生先後把所藏編為《雙鑒樓善本書目》四卷，《雙鑒樓藏書續記》二卷，收入善本一千二百三十八種，又把所藏供校勘研究之用的普通書籍編為《藏園外庫書目》，收書三千三百四十七種，十萬餘卷。七十歲時，他又把六十歲以後所收書編為《藏園續收善本書目》。晚年曾重新甄別鑒定生平所收宋元善本，囑其哲嗣傅忠謨先生編撰為《雙鑒樓珍藏宋金元秘本書目》，著錄宋刊本一百零八種、宋寫本一種、金刊本一種、元刊本五十九種^①。

作為著名版本學家，傅增湘先生將歷年南北訪書所見詳記於筆記上，積累至肆拾冊，題名為《藏園瞥錄》或《藏園經眼錄》，1980年經傅熹年先生整理，編為《藏園羣書經眼錄》出版^②。藏園先生同時將所見各書摘記在《邵亭知見傳本書目》上，隨身攜帶，供外出訪書時參考。因注記內容豐富，後來亦編為《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出版^③。

作為著名學者，傅增湘在收藏古籍善本之始，已經著手校勘。傅先生曾撰有“西涯校書記”^④，記1913年於京師圖書館借居什剎海旁廣化寺時讀書校書事略。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曰：

① 參見傅熹年《記先祖藏園老人與北京圖書館的淵源》，《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3)。

② 中華書局，1983年。

③ 中華書局，1993年。

④ 《藏園老人遺稿》，國家圖書館藏。

“手校宋元八千卷，書魂永不散藏園。”^①是藏園手校羣書概況。章鈺《四當齋集》卷十三有詩曰：“豈況富藏更富校，當年研削曾同調。”^②描繪出學者之間研討佳話。校勘羣書所得重要見解集中編為《藏園羣書題記》，該書於民國年間陸續出版，1989年傅熹年先生再次整理結集出版（以下簡稱《題記》）^③。余嘉錫先生該書序言亦曰：“暇時輒取新舊刻本躬自校讎，丹黃不去手，矻矻窮日夜不休。凡所校都一萬數千餘卷。”此《題記》中，處處可以見到藏園校書情形。

晚年，傅增湘清理平生所校書，再命傅忠謨編為《藏園校書錄》四卷，收錄所校書七百九十七種，一萬六千三百零一卷。1947年，首先將生平手校羣書捐贈北平圖書館，當時清點為三百三十七種，三千五百八十一冊，五百餘部，此次捐贈受到當時教育部表彰，頒發“有功文獻”匾額^④。1948年，因家庭經濟困難，傅增湘分兩次出讓少數明刊本及名家鈔校本轉給北平圖書館。此時傅增湘身體狀況日衰，曾囑長子傅忠謨日後將“雙鑒”捐贈北平圖書館，與手校羣書並儲。

傅熹年在《題記》“整理說明”中開首便曰：“先祖父藏園先生研究目錄、版本、校勘之學近五十年。生平藏書二十萬卷，其中經過用善本手自校勘的約一萬六千卷。每校勘一書，都在卷尾綴寫

①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55頁。

② 章鈺《四當齋集》中《傅沅叔屬題雙鑑樓圖圖為顧鶴逸隱君作》一詩曰：“萬葉元槩百衲宋，藏園藏書此星鳳。年年香火長恩供，陸沈故園今重遊。百城言言君其侯，賞奇同憶雙照樓。豈況富藏更富校，當年研削曾同調。君今江海我行潦，琅嬛福地今何托。畫中山水差不惡，出塵我羨西津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十八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④ 見諸《北京圖書館大事記》（1909—1982），內部印發。

小記，說明此書的學術淵源、版刻源流和校勘的所得。”諸節小記跋識，便是藏園校勘成就另一組成部分。這批手校書進入北京圖書館以後，少數讀者在專書研究中有所關注、借鑒、採納。贈書六十餘年之後，筆者開始進行全面整理，基本依據傅熹年先生提供《藏園校書錄》，首先就藏園先生手自校勘諸書卷尾跋識作一輯錄。

輯錄工作剛剛完成經部之時，筆者已經被小記豐富內容深深吸引，諸如版本來源、尋求善本種種途徑、與友朋聚會、山水雅游、民初政治風雲之變幻，於是影隨彼等境界，甚至曾經追尋藏園履痕，一遊大覺寺和妙峰山。當經史子集四部題跋輯錄完成時，更加欽服其每日校書之堅韌，校例之嚴謹，搜求善本之多，見解之明晰。

在《藏園校書錄》所記載諸書之外，筆者又不斷看到一些本館藏善本書之跋，未被收錄《題記》內，這些善本多為藏園故物，大約是傅先生當年書寫之後並未錄副，於是亦將之輯錄此書中。比如元刊本《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首有藏園跋文二則，其一見諸《藏園羣書題記》，文字大略相同，另一則跋文撰於戊寅年（1938），記敘此熊氏刊本轉藏涂子厚處原委^①，可知時局動盪，給藏書家帶來的困擾，以及同道朋友之熱心幫助。部分校勘之書，不僅僅只寫小記，亦有長篇，如《東萊先生集》校勘之校本，是宋刊殘本和涵芬樓影印日本內閣藏宋刊本，底本是抄本《紫薇集》，底本上既有張宗祥先生 1919 年校跋，又有傅先生 1937 年專跋，堪可寶珍^②。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同時，筆者還得到其他圖書館庋藏曾經傅跋諸書信息，於是訪

① 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書號 5745。

② 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書號 382。

書、徵求並舉，收穫可觀，以上海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為多。如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八年刊本查慎行撰《敬業堂詩集》一書，該書曾經張元濟先生六世從祖手批，與百衲本《資治通鑒》同時為藏園先生所得，特轉張元濟收藏，該書卷四十九之首有張、傅二人跋文，張文刊諸《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彙編》下冊，而傅文從未刊佈，其文生動描述得書曲折經過，字裏行間，與張元濟情誼宛轉深切，頗堪一讀。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則多與李盛鐸藏書相關。

關於藏園先生校書成就，余嘉錫先生在《題記》之序中曾經如此表達：“至於校讎之學，尤先生專門名家。平生所校者，於舊本不輕改，亦不曲徇，務求得古人之真面目，如段若膺所謂‘以鄭還鄭，以孔還孔’。其於向、歆父子雖未知如何，至於宋之劉原父、岳倦翁，清之何義門、顧千里，未能或之先也。”的確，藏園校書，傾心竭力，有些書，校勘不止一次，使用多種版本，比如，僅《東坡奏議》，就使用五種校本：宋刻大字本（朱筆），圖書館藏，殘本；宋黃州刻本（朱筆），繆、袁分藏；明鈔本（題上加朱圈）；明翻宋本《奏議》十五卷（藍筆）；宋本《諸臣奏議》（朱筆注明）^①。還有些書，是多種相關資料校勘而成，比如，清光緒九年浙江書局本《鄂國金佗粹編》^②，就曾據宋刊殘本《鄂國金佗粹編》、家藏宋刊《岳忠文王紀事實錄》、舊抄本《中興四將傳》校勘，又據經鉅堂鈔本補缺字脫文，《題記》為此有專跋。此本綜合多書校勘所得，洵當重視。傅先生還很重視舊鈔本，如明鈔本《薩天錫詩集》跋曰：“余平生見澹生堂寫本，取校時刻，往往多異，以所據多擇善本也。此雖殘帙，寧

① 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書號 348。

② 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書號 77。